

淡淡的乡愁
DANDAN DE XIANGCHOU

下

百花洲文艺丛书

◎ 甘少华 主编 陈青峰 陈永泉 等著

2015年江西省文艺创作与繁荣工程专项资金资助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

淡淡的乡愁

DANDAN DE XIANGCHOU

◎ 甘少华 主编

陈青峰 陈永泉 等著

下

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淡淡的乡愁 / 甘少华主编. — 南昌 :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5
ISBN 978-7-5500-1738-2

I. ①淡… II. ①甘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89817号

淡淡的乡愁(上、下册)

甘少华 主编

出 版 人	姚雪雪
责任编辑	童子乐
美术编辑	张诗思
制 作	何 丹
出版发行	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	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20楼
邮 编	330038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江西金瑞彩印有限公司
开 本	850mm × 1168mm 1/16 印张 35.25
版 次	201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字 数	600千字
书 号	ISBN 978-7-5500-1738-2
定 价	60.00元(全二册)

赣版权登字 05-2016-121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邮购联系 0791-86895108
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jy.com>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, 影响阅读,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陈青峰作品

河 韵 / 1
乌饭碎米地蕨及其他 / 3
诗意村庄 / 5

陈永泉作品

乡村杂记 / 8
高云塔随想 / 11

陈国兴作品

桂 缘 / 15

邵丽君作品

舌尖上的宜黄 / 17

肖红卫作品

粽 子 / 19
接 春 / 20

张山东作品

大觉山 / 22
灵谷峰 / 23

岩泉作品

相看两不厌 唯有故乡山 / 25
放牛娃的岁月总难忘 / 27
看山还是山 / 34

周攀堂作品

夜晚的梦湖 / 37

棠阴秋色 / 39

乡村过年 / 40

周迎春作品

时 空 / 43

储扣罐 / 44

周会琴作品

我的村庄 / 45

吃 茶 / 50

周娟娟作品

三角班怀旧篇 / 52

官炳炎作品

车轮滚滚轿车村 / 55

河塘月色 / 57

陶瓷园里尽朝晖 / 59

林一峰作品

故乡橘花悠悠情 / 62

听 山 / 63

罗国钦作品

三月情思（外一篇） / 67

秋天的思绪 / 68

罗市文作品

乡村的早晨 / 70

父亲的“草原”母亲的“河” / 71

罗园芳作品

秀美谿源 / 73

饶洁作品

沉寂在时间里的村庄 / 75

银亮的村庄 / 79

在城郊，与麻鸡对视 / 82

侯凤文作品

血脉里的农耕 / 87

稻草人 / 90

最后的山村 / 92

胡春花作品

放蜂子 / 94

猪八碗 / 96

货郎担 / 99

饶建明作品

希望的田野 / 102

饶美琴作品

红亮印象 / 104

姜桂兰作品

母亲的梨树 / 107

钟祝华作品

老才和他的铁匠铺 / 110

徐飞贤作品

抚州写意 / 113

极目锦绣 / 115

故乡的冬 / 117

徐明作品

秋萝卜 / 120

怀念双抢时节那份稻香 / 122

油菜籽的幸福 / 125

徐友鸣作品

走进东乡胡家村 / 127

莫寒作品

吃 花 / 129

老 桥 / 131

陶淑兰作品

故乡的树 / 133

黄新文作品

梦回故乡 / 135

山城小故事 / 138

心灵的跋涉 / 141

黄红梅作品

炊烟消失的乡村 / 149

曾是山里放牛娃 / 151

大山深处上山村 / 154

黄殷夫作品

骑行龙和 / 157

宜黄有村名徐溪 / 159

桥坑的坚守 / 161

黄春祥作品

沿着河流行走 / 164

记忆中的两棵古樟树 / 168

黄志红作品

赤脚走过田塍 / 171

白鹭树下枫杨树 / 172

黄俊作品

堡上行 / 175

田园梦歌（二则） / 177

黄天一作品

何家记忆 / 180

龚顺荣作品

我心中的宜黄 / 183

观音山情缘 / 184

赵梅泉作品

朴素的米饭 / 188

心灵深处的一座城 / 190

陶九青作品

致童年 / 193

儿时的乡村游戏 / 195

龚福祥作品

盱江渔家 / 198

曾英娇作品

姚西看莲 / 200

董海花作品

在那美丽的地方 / 202

程黎花作品

岁月从一副剃头挑子上溜走 / 205

走进紫府 / 207

袁华琳作品

知 惜 / 210

袁华韬作品

另一种繁华 / 212

清贫乐 / 214

袁晓明作品

寻幽揽古访乌石 / 216

揭方晓作品

外婆的村庄 / 218

最忆深宅傍城墙 / 222

寻“烟”汾水村 / 225

蔡良基作品

走进记忆中的城外老街 / 229

竹椅街的老屋 / 231

怀想儿时过年的日子 / 233

蔡伟清作品

抚河岸边“黄昏渡” / 235

秋游神仙崖 / 237

彭敏峰作品

对家乡的痴情 / 240

彭国正作品

圭峰问渡 / 242

彭晓华作品

石邮村：头人和雉 / 245

裴金莲作品

放牛的苦与乐（外一篇） / 253

国庆花开 / 255

永久的眷恋和希冀 / 256

梁健作品

被湖水淹没了的古渔村 / 259

廖仲毛作品

怀念剃头的挑子 / 262

熊云作品

又见炊烟升起 / 264

乡 思 / 266

后 记 / 268

陈青峰作品

作者简介：陈青峰，江西临川人，现任江西日报社抚州记者站站长。江西省作家协会会员，抚州市记者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《我的谷子》《寂寞的花朵》《昨日星辰昨日风》等多部散文集。

河 韵

家乡古老的小河，穿过时间的隧道，汨汨地流淌，静静地流向远方。

一种宁静的流水之韵在回响、在荡漾，天地之精华、山水之灵秀在孕育、在生长。清澈的诗意洇湿了河岸的风景，山青了，天蓝了，树绿了，花开了；两岸的古镇人家，建起了吊脚楼，岸边的码头搭起了石阶，一级级溜溜地伸进了河里；鱼儿在细润的流沙间游弋，然后在洁净的卵石中倏忽隐没；渔舟渡船从绿荫中撑出来，轻悠悠地荡过流水波澜，驶向对岸人家；还有从绿水源头、青山的缝隙中流出来的树排、竹排，一字长龙，在河中央漂着，白色鸟在那里盘旋，风过处有鸟声啼落、渔歌唱曲……

山是清亮的，水是清亮的，河岸的人家仿佛也是在清清亮亮的气候环境中隐居。依水而筑的阁楼中，有那么一个人，在唐诗宋词的意境中或卧或站，悠然闲适地“头枕欸乃听桨声，眼观杂花盈原野”，在无法言说中，享受着自然之美。那是一种象征、一种意念、一种精神，在岁月深处被浸染被定格。

设或是夜幕降临，河上一片月，千户捣衣声，男人与女人在不同的码口洗浴戏水，享受着夏日的清凉，而孩子们却可以自由往来，把神秘与欢笑相互传递。那是一幅多么深远而又活泼的图景。一条河便有了风情、有了故事，一篇美文、一首精致的小诗，也许就在此刻诞生。

最美的去处是那绿叶垂阴的河湾，那里树木繁茂，水光潋滟，枫杨与青竹郁

郁葱葱。一枚枚黄蜡石、红蜡石、黑蜡石、绿蜡石，在浅滩、河底与美丽的卵石相杂，温润如玉，清亮、洁净、华美。它们在晶莹的河水中一波波轻漾出灵动的韵致，注释着“玉在山而草木润”的古老预言。

而夜视那月光盛处，必然是美石堆积于浅流，那里铺金叠玉，月映生辉，倍觉明亮。水因石而润泽，石因月而多彩。如玉的美石是河的精髓，它们黄如蒸栗、红如鸡冠、黑如纯漆、青如苔藓，似洒金、秋梨般的美好，它们是河的晶亮的眼睛。可能砂金沉积之地，也是美石生成之所，往往那淘金船或者砂石船会把它们带到岸上，它们就像一条条鲜活的河鲤游进了千家万户。精美的石头会唱歌，跳动的音符紧贴心灵，目视之而润美，手抚之而滋养，捉一枚金黄的蜡石回家，那便是把古河道凝聚的日精月华握在了手中、揽入了怀抱。

河湾深处为什么那么美呢？那里深藏的秘密似乎在静止的时光中凝固。原来，河道由普遍含铁质的砾岩、石英砂岩及粉砂岩组成，石炭系出露地层，为一套陆相碎屑沉积岩。在这样的地质环境中，一种含有黄铁矿或赤铁矿成分较多的隐晶质钙铁镁链状硅酸盐矿物，在成千上万年的河床浸润中形成。一批优质的黄蜡石，或者说一种含铁量较多的玉璞，凝聚了山川灵气，筑就了锦绣的河湾。

家乡的古河道，流金溢彩呢。天地有大美而不言，石不能言最可人，这不言之美，在于石之秀、在于石之雅，它们得自然之天趣，意味深长，安宁静好。那是山川河流的金玉良言，圆润、熨帖、受活，一切令人为之一振的艺术精神、一切的安详善美，都是在这诗画般的韵律中流出，它进入我的眼帘是曼妙的花朵，进入我的心灵是深邃的根。

乌饭碎米地蕨及其他

有几种山上的野果子，好吃得很。比如乌饭、碎米、地蕨等等。每当想起了它们，我就想起了乡村生活和山上斫柴的欢乐情景，以及山里的气息与味道。

乌饭，因蒸熟色乌而得名。古时称染菽，又名南烛。乌饭树属杜鹃花科常绿灌木，满山都是，夏天叶嫩绿，秋季叶微红，树体轻盈，清爽秀气，斫来做柴烧十分好。如今有人把它做成盆景，其细叶层叠有致，看起来清奇古雅。而我想到的是——一粒粒小拇指大的紫红浆果，像豆子一样累累地结在疏影横斜的枝丫上，其味不酸而有甜，其粒无核而有渣。约在夏秋之季，我在山上斫柴时，挑那汁液饱满的，摘一把塞进嘴里，总是吃得嘴脸绛紫，像涂了紫药水一样。

碎米也是山上一种植物结的果。其叶细碎而深翠，似鱼鳞，又如珍珠般精致。近来，我查阅到，被我叫了几十年的碎米柴，就是鱼鳞木、珍珠黄杨，也称作赤楠。这使我有恍然大悟之感。因为它长不大长不高，老树莛儿叶儿总是虬枝盘曲，又有“中国小老树”之称。所以它早已被做成古桩盆景，在城市一些花木园林可以看见它的身影，那样子十分地有趣：悬根露爪，苍古遒劲，翠叶凝碧，枝影含烟，如同一团绿云。

碎米与乌饭一样，都在夏秋成熟，紫蓝色的颗粒，比乌饭略大，汁液更饱满，吃起来味道也更甜美。遇到一萼结满算盘珠子那么大的晶莹蓝黑的碎米，再不贪嘴的人也不愿轻易离开，一定要等到吃完为止。

再说那一粒粒如梅子般的地蕨。有一种长在树上的梅果，我们叫高地蕨，最近才知它叫黄端木树莓。而真正生长在地下的地蕨到底是个甚呢？我至今不知。其甘甜的味道，想起来就令人口舌生津、馋涎欲滴。可能就是一种野生的草莓吧，与籐上长出的洋莓不一样，它是匍匐于地的草本蕨类，随处可见。在春夏之季的山野，柴篷草线泉边石隙等处，较为湿凉的黏质土层上，与嫩滑如丝的青苔

一起，贴地盘出的绿蔓茎叶间，像露珠一样点点滴滴地结出紫红的果粒儿。我那时候在山路上迎风而走，突然会看到脚边一盘地蕨，就拣那软熟的捏进嘴里，一边走一边吃，心里流淌着无言的快乐。

还有许多的野果野草，停留于时光的远处，摇曳于岁月的枝头，与我的过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。比如枸杞、野柿子、楮子、毛栗、苦栗、苦楂、糖罐子、野梨子、野菇子，其中那浑身长了刺毛的糖罐子，却有一个十分好的学名，叫金樱子。它们是上天对山里伢崽特别的眷顾。在绿色遥看的日子，我无数次地享用过它们。那样一派形态、颜色、气味，如陈年老酒，酝酿出舌尖上浓酽的乡愁。那枝叶款摆、如诗如画的表情风韵，在无比的熟稔中，常常勾起我一腔的怀念、满腹的柔情。

山里有许多看起来很普通的花草树木，我能叫得出它们乡土的名字，却无法用文字语言来书写它们，不能把我内心澎湃的情感顺畅地抒发，从而把它们的美好滋味与更多的人分享。为此我常常纠结着，遗憾于它们的被埋没。比如我们抚州话叫做“畚塬草”的草，在清明前后青青嫩嫩的，在塘岸湿地长有一大片。一棵挨一棵这样细细的青叶草，可采来洗洁碾压搓碎、掺在米粉里做米团子。青绿的团子，吃起来柔韧、有嚼头。后来才知，它的学名是鼠鞠草，因为它开的小黄花如菊色，绽开的叶子像鼠耳。

一方山水养一方人，一滴露水养一株草。这里头蕴藏着自然的奥秘。一株野草一枚野果一滴露水，我们从未深究，而正是在这种漫不经心中我们把童年和少年时代轻易错过了，把本应该知道的常识和深奥的学问掩盖了。或许这些来自山水泥土的自然之灵性、天地之精华，才是滋润我们纯洁生活的真实本源。它们应该是我们不能离开的绿色无污染的有情物质。这些遥远而亲切的生活本真，对于我们来说真是熟视无睹，习以为常，但讲究起来，却大都不甚了了。在我们身边有多少我们自以为熟悉的事物，不知不觉地被忽略被隐藏？我们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过来了，有许多往事都成为如风掠过的秘密，其蕴含的真相自己也不知道，别的人那更是弄不清。

诗意村庄

赣东的一些村庄因为有树，而且是古树，这村庄就不平淡。森然的古村气象、历史的深邃感，总会使人驻足沉思。由此，联想到一些什么。

当然，村庄还得有山有水，而且是山清水秀，这村庄便有了灵气。山水田园阡陌纵横、村街古巷鳞次栉比、鳞鳞大屋粉墙黛瓦、楹联门榜含意深远等要素，秩序井然地整饬集聚起来，就是一篇好文章，村庄看起来也就不俗。

在岁月蹉跎的遥远日子里，作一次深情的回眸，村庄如朴素的村姑总是在诗歌里楚楚动人地静静等待，那样一派颜色、气息、声音与乡土的味道，总会使人忆起那么一点往事，勾起一腔怀旧的情愫。

人家在何许？云外一声鸡。小时候曾到碳子岭下一个山村的后山斫柴，在绿野烟霭迷离中，遥望着村落的屋脊及其屋后的一棵棵清晰可数的树木，便猜想着那树林中是怎样一番诱人的风景。及至多年以后的今天，“故人具鸡黍，邀我至田家”，我才在走亲访友喝喜酒中，得以到村前村后踏看了一遍。果然是山作屏风湖作带，桃花源里可耕田。村庄隐藏于山的窠臼，那片树林还在，只是又长了新竹，芳草鲜美，落英缤纷，更加地茂盛；村前的湖塘有一半已经淤塞，但仍有莲叶菱草在清水中摇曳，那种“半亩方塘一鉴开，天光云影共徘徊”，也可想见当年秀丽的风貌。这个看得见山、望得见水、忆得起乡愁、留下了斑驳的石板小路和古樟竹林的村庄叫王源章家，我的同学及其兄弟从这一片好风水中走出，已闯出了一番事业，也可谓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。

远上寒山石径斜，白云生处有人家。村庄之美在于靠山面水、曲径通幽。而我在一个叫陈坊坑的小山村，看到的却是村前村后两道山梁，可谓开门见山、前后是林。村头山梁围拢仅容进村小路，村尾又是高山耸立灌木闭郁。只是中间留

有窄长田块，有水沟无塘堰，也可为小农经济。此种藏风聚气的环境小气候，虽然视野逼仄了点，但别有洞天的原生态村落，可见“几处早莺争暖树，谁家新燕啄春泥”。在这儿结庐隐居，可以采菊东篱，悠然南山，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，格外地安静——这也挺好。

更多的村庄是依水而居，空阔而秀美，如山水泼墨之画卷。比如宜黄河边的戈坪村，村里有山，山上有树，可谓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两山排闥送青来”。而沿岸的水边，有树如塔，临波照影。那些夹岸的桃花蘸水开，似乎是“临水种花知有意，一枝化作两枝看”。还有盱江河边的一些村庄，它们被橘树林包围，让油菜花映照，而远处丹霞地貌的紫红色山体又添亮丽色彩，山脚河边，白鸟一双临水立，见人惊起入芦花。那种意境，可以用唐宋诗词来概括。比如“绿杨阴里白沙堤”“小舟撑出柳阴来”“春潮带雨晚来急，野渡无人舟自横”“碧玉妆成一树高，万条垂下绿丝绦”“水光潋滟晴方好，山色空蒙雨亦奇”“竹喧归浣女，莲动下渔舟”等等，贴切而永恒，仿佛是静止的时间，定格于村庄的某个季节。

村庄是诗意的。没事的时候，到村庄去旅行，一景一物仿佛都镌刻着诗句。那个叫六家桥杨世岭的村头，七八棵错落排列的古楮树、樟树、枫树，看起来干裂秋风，实际上是润如春雨。特别是那不期而遇的落叶枫林，岁月停留于斑驳陆离的树干和如覆如盖的绿阴中，令人流连忘返，那情景就是那“停车坐爱枫林晚，霜叶红于二月花”。只是乡村岁月闲人少，青年男女都外出打工去了，秀美村庄在沉寂中显得有些凄清落寞。村庄的某个角落，荒芜像是一种美学，无人打扰。但是在临近春节的冬春之季，外出者如鸟回巢，陆续远归，村庄便开始爆米花、做米糖、打糍粑、酿米酒，家家备齐鸡鸭鱼肉大蒜白菜闽笋薯粉油豆腐，村庄各处人来车往，娶亲嫁女，迎新纳福，爆竹声声，喜事不断。此时“绿树村边合，青山郭外斜”的古村落，到处都是“开轩面场圃，把酒话桑麻”的农家乐景。

村庄古意新韵，风景如画。乐安流坑村、金溪竹桥村、黎川洲湖村等古村落，砖是青砖，瓦是黛瓦，屋是明清古建筑，巷是卵石麻石铺砌，雕梁画栋宽照壁，窗花隔扇大木柱，如今已是修旧如旧，更加地干净整洁。在抚河流域的村